

CS 主编 / 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义都语研究

江荻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义都语研究

江荻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都语研究/江荻著 .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

(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孙宏开主编)

ISBN 7 - 105 - 07207 - 7

I . 义 ... II . 江 ... III . 珞巴族 - 少数民族 - 民族语 - 研究 - 西藏 IV . H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623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文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 - 1300 册 定价：5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010 - 64228001；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均 王辅世 毛宗武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胡增益

徐世璇 梁敏 黄行 照那斯图

戴庆夏

本书缩略语

ABL	从格	PL	复数
AG	施格	PRO	将行体
AUX	助动词	PSV	被动态
BK	返回趋向	RC	互动态，共同态
C	连词	REA	实现体
CMP	比较格	TEN	尝试貌
CMT	涉事格	UD	无特定趋向
DAT	与格	UP	上趋趋向
DRT	现行体		
DW	下趋趋向		
EXP	经验体		
FAT	使动态		
GEN	属格		
ICP	起始貌		
INS	工具格		
ITE	反复貌		
LOC	处所格		
M.W	语气词		
NEG	否定词		
NOM	名物化（标记）		
OBJ	对象格		
OT	外出趋向		
PEF	已行体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 年 - 1987 年正式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珍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

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1996年1月

目 录

序	(1)
本书缩略语	(1)
第一章 概况	(1)
第一节 义都语言族群的分布、渊源及现状	(1)
第二节 义都语研究概况	(6)
 第二章 语音	(14)
第一节 辅音音位系统与声母	(14)
第二节 元音音位系统与韵母	(22)
第三节 音高与声调	(27)
第四节 语流音变	(31)
 第三章 词汇	(35)
第一节 词汇的一般特点	(35)
第二节 词的构成方式	(39)
第三节 借词	(46)
 第四章 语法	(51)
第一节 词类	(51)
第二节 句法标记	(108)
第三节 句法结构	(140)
第四节 句法成分与句子	(160)

第五章 义都语的方言	(181)
第一节 语音的比较	(182)
第二节 词汇的比较	(188)
第六章 义都语的系属分类	(191)
第一节 义都语系属问题	(191)
第二节 义都语与其他藏缅语言的比较	(193)
附录	(229)
一 词汇	(229)
二 义都语话语材料	(268)
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2)

第一章 概 况

说义都语的人群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丹巴江流域和额河流域（额河因发源于贡日嘎布雪山，也称贡日嘎布河）。历史上的义都人长期居住在山区，以原始耕种以及采集、狩猎作为他们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外界接触较少。义都人的语言称为义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本书的目的是对义都语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进行较全面的描写，所依据的材料是作者在西藏察隅县所作的实地语言调查资料。

第一节 义都语言族群的分布、 渊源及现状

一、义都语言族群的地域分布

义都人生活的主要区域是西藏察隅县丹巴江流域，这个流域包括了众多的支流河谷。义都人居住的主要河谷包括额河、德利河、厄木拉河、唐工河、衣屯河等地，大约占据了十余条支流河谷。丹巴江流域的北面是额河流域（察隅河的上游支流），也有部分义都人居住此地；西面是墨脱县；东面是达让人居住的杜莱河流域以及再往东一点的格曼人居住的格多河流域；南面与印度邻接。

丹巴江主要流经我国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中下游部分与墨脱县分界，是藏东南最主要的河流之一。据地质专家测定，丹巴江

全长 150 公里，流域面积达 11,827 平方公里，长度只有察隅河的一半（察隅河全长 295 公里，流域面积 17.827 平方公里），但年径流量为 259.2 亿立方米，比察隅河 252.3 亿立方米略大，至于径流丰富程度，则远远高于西藏河流外流区平均径流深 559 毫米，而达到 2300 毫米以上，比察隅河 1416 毫米高出许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259.2 亿立方米也比察隅河 252.3 亿立方米略高。^①由此可见，义都人所居住的丹巴江流域山势起伏跌宕，高耸的山峰，深邃的河谷，河道弯曲狭窄，礁石密布，水流湍急，水势汹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相互往来有相当的困难，与外界更是长期隔绝。生活节奏相当缓慢，对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社会生活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义都人的历史渊源

对于义都语言族群的历史渊源，目前尚无系统的考察。一般认为义都人与相邻格莱河流域的达让人有着共同的渊源，甚至认为达让人是从义都人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支系。由于义都人与达让人相邻居住，达让人又与格曼人居住区域彼此接近或相互交错，来往密切，因此早期文献把义都、达让、格曼统称为米什米（Mishmi）。关于米什米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可能见于 14 世纪的藏族历史记述《红史》，以及 16 世纪的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据黄颤译介的《贤者喜宴》记载：“如是，东方之咱米兴米（rtsa mi ciŋ mi）、南方之洛（klo）与门（mon）、西方之香雄（zaŋ zuŋ）及突厥（gru gru）、北方之霍尔（tor）及回纥（ju gur）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半个世界。”^②引文中的“咱米什米”有两种解

① 徐华鑫编著：《西藏自治区地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② 巴卧·祖拉陈哇（1504—1566）著，黄颤译：《贤者喜宴》“摘译三”（1564 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2 期第 17 页。其中汉语与藏文对应词语是：咱米兴米：rtsa mi ciŋ mi、洛：klo、门：mon、香雄：zaŋ zuŋ、突厥：gru gru、霍尔：tor、回纥：ju gur。引文中藏文转写由笔者根据藏文添加。

释，吴丛众先生在《西藏察隅僧人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解说为“咱米”，意指察隅早期的居民，称为“杂人”，“杂”是该民族的音译名称，^①“米”为藏语“人”的意思，但未解释剩余的“兴米”是什么意思。而且，藏语并不习惯在族群或地名后添加“米”(mi，“人”)表示某族人或某地人的意思，反之，常见方法是添加词缀 ba “巴”表示这些意思。江荻在《族群接触与民族边缘——喜马拉雅山东段的藏族语言案例》^②以及《扎语概况》^③中提出“咱”为当地的说扎语的族群，“扎”也是该族群名称音译(扎、杂、咱)，而“米兴米”指包括义都、达让、格曼在内的另一个族群或族群集合体。

藏文历史文献中“米兴米”的记述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可是我们很难找到其他文献加以印证。但从社会历史调查获得的资料又可侧面说明历史文献的可靠性，例如，丹巴江流域安尼尼的米连氏族认为，他们的祖先原先住在藏区的因尼拉本，后来向南迁徙到卡倍安达，才定居在今天居住的地方。^④正是由于义都人早期居住在藏区东部，与藏族相互来往，因此他们从喜马拉雅山北侧向南迁徙，他们的去向和定居区域才为藏族所知悉，他们的族称族名能为当时藏族文献记录下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可以认为包括义都人在内的“米兴米”应该是藏东南察隅地区的早期居民之一。

① 参见吴丛众：《西藏察隅僧人的社会与文化》，第14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中国法国第二届国际藏学会会议，北京，2000年10月。

③ 江荻、李大勤著：《扎语概况》，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

④ 李坚尚、刘芳贤著：《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第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三、义都人的现状

义都语族群近一百年来逐渐从丹巴江流域扩散，有些迁徙到北面的额河流域，有些往南方迁徙。由于中印边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阻隔，我们的调查局限在额河流域的义都族群。据各类文献记载报道，义都人总数约 7000 多人，而在我国实际控制线内只有一个义都族群村庄，称为西巴村。西巴村的居民大约是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逐步从丹巴江的安尼尼附近开始北迁，北迁地点是上察隅的松冷村一带，他们在这儿与当地藏族混合杂居。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政府在距松冷村 5 公里之外土地肥沃的习孔山下为他们建立了西巴新村，使所有当地义都人能够聚集居住。

西巴村坐落于习孔山下，距离乡政府所在地（米古村）约 10 多公里。西巴村人口 40 余人，但少量家庭配偶中有一方是当地藏族。由于西巴村周边的米古村、松冷村、荣玉村、宗巴村、竹空村通行藏语松冷土话，因此相当部分义都年轻人都能讲这种藏语。在义都人的家里，虽然大多数家庭仍然保持说义都语，但也有一部分家庭开始说松冷藏语。这个原因可能与进入义都人家庭的藏族配偶有关，也与学校教育有关，因为义都儿童一般都在藏族学校就读，从小学会藏语。还有少量义都人懂得汉语。

1965 年，义都人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被确定为珞巴族，但有自己独立的语言。

本书的发音人为米古丽·米熊 [mi⁵⁵ gu⁵⁵ li⁵⁵ (名) mi³¹ ciɔŋ⁵⁵ (氏族名)]，以及她的母亲 [mie³³ ma⁵⁵ (名) roŋ⁵⁵ doŋ⁵⁵ (氏族名)]。米古丽是女性，年龄 28 岁，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职业为农民，现担任县人大代表（珞巴族代表）。家庭语言为义都语，但会说藏语松冷话，初通汉语。米古丽母亲，年龄不详，懂藏语松冷话，但不会说汉语。

西巴村年龄较大的义都人基本保持民族自己的穿着，有些衣装仍然采用自己编制的布料缝制。义都人是很专业的织布能手，

作为他们的传统，妇女一般都掌握了织布以及编织图案的技能。他们可以在手工织布机上描绘具有高度审美观的自然景色或想象力丰富的图案，这种特定服饰图案传统以及男子前额卷发风俗，使他们很轻易地就能与当地其他族群区分开来。而义都男子也善于用藤条或者竹子编织富有特色的竹篮。

义都人的粮食生产主要包括在坡地上种植玉米和小麦，但他们同样也善于种植水稻。现在，义都人耕种玉米的产量比较高，因为政府派了农业技术员指导他们间隔栽种。此外，他们也种植土豆和各类蔬菜，还种植花椒，这些都能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义都人传统上还养牛和猪，近年，西巴村也喂养了不少马，这可能与藏族配偶进入义都语群体有关。义都人喜欢吃肉和鱼，除了家畜养殖，他们间或还上山打猎，捕捉小动物。宰杀牲口以后，大多数富余的肉食通过腌制晒干储藏起来。义都人曾经抽大烟（即鸦片），但现在西巴村已经没有抽大烟的习俗了。义都人所喝的酒以前大多是自己酿制的，现在交通条件改善了，他们也买酒喝。

义都人的宗教习俗大多与达让人接近，包括信奉神灵。结婚仪式、出生庆贺和丧葬仪式等等都比较隆重。有关这些情况，请参考王晓义、张江华、陈景源、吴丛众等人编著的《僊人社会历史调查》，其中关于达让人的风俗描述与义都人基本一致。这里不再细述。

第二节 义都语研究概况

一、早期的调查和研究

最早对义都语进行过调查的学者可能是 Sir George Campbell,^① 不过，在《印度语言调查》第一卷里，^② 作者评论该书说：义都（Chulikata）方言显然与达让（digaro）米什米紧密关联。Sir George Campbell 发表的标准词和短语表是仅有的让我们了解这个方言的材料，但有一些印错的地方，尚不足以作为语法纲要的基础。所以印度语言调查仅列出了为数很少的几项关于义都语的研究内容，字数约 2000 余，包括前缀、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和动词。由于《印度语言调查》关注的是语言发生学关系，因此每每举例都只说明义都语与达让语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深入讨论义都语的语音、词汇或者语法本体现象。以数词为例，该书首先指出义都语的前 5 个数词与达让语具有一致性，如前缀 kā 出现在数词 kā ni “二”，kā sh “三”（这些音标拼写法有一些错误，但原文如此，下同），kā ppi “四”。其次，该书还提示与相应的藏文前缀 [g] 进行比较。又如，ilū “八”与达让语 illam 相应，khi li “九”可能是“十减一”。与达让语的 [kenyōng]、米里语的 [kā nāng] 相比，义都语“十”是 hush，但另一个形式来自 lon，与达让语的 hā lāng 相应，出现在 ma nga lon“十五”这个词中。更大的数词构成也跟达让语一样，通过在数词“十”前面添加更复杂的前缀构成，如 a ni hush“二十”，ma nga lon“五十”。

① Campbell, Sir George, 1974. specimens of languages of India. Calcutta. 这部书我们一时无法读到，不能详细论述。

② George A. Grierson,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 Delhi: Gian Publishing House. 1909.

总起来说，《印度语言调查》以及更早期关于义都语的调查研究都只接触到最浅层的少量词汇记录以及与其他语言的词汇语音对比，但也算是有了一个让人们了解该语言存在的基本事实。

另外还应该提到《孟加拉描写民族学》（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①这本书，该书 1872 年在加尔各答出版，1973 年在印度重印时改成了《印度东部部落史》（Tribal history of Eastern India）。这本书描述了包括达让、义都族群在内的多个中国察隅地区的语言族群，而且义都族群与达让族群是分节描述的。可惜的是，该书每章之后所列出的相关族群基本词汇表却未包含义都语，这也说明当时尚未开展义都语的语言调查。谢飞的《汉藏语言分类》（1955）以及《汉藏语导论》（1974）等文章或者论著也都提到义都语以及分类，后来还有一些其他论著也涉及义都语的一般性情况，但基本都没有详尽的语言描述。

二、《义都语简介》关于义都语的描述

真正作为语言描写论著出版的义都语专论可能是《义都语简介》（A Phrase Book in Idu，以下简称《简介》）。^②这本书 1962 年由印度 Shilong 出版，全书分为语法（含语音）、词汇分类表、语句举例三个部分。其中语法部分描述简单，词类只划分了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五项，并且语法也是按照划分的词类加以描述。由于大多数的语法现象均未描述，或发生很多错误，读起来有相当的困难。词汇分类按照语义分类罗列了大约 1000 多个义都语词语；收集的句子约 200 余条，主要是问答形式。下面对该书的一些基本内容简略地加以讨论。

^① Edward Tuite Dalton, C.S.I.,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72.

^② Philological Sec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A Phrase Book in Idu, Shillong, 1962.

语音方面，《简介》列出了 22 个辅音，没有舌尖塞擦音和卷舌塞擦音，有舌面塞擦音，但没有相应的舌面鼻音。舌面擦音与舌尖擦音也不区分，使整个系统不够协调。例如：

k	kh	g	ŋ
tʂ	tʂh	dʐ	
t	th	d	n
p	ph	b	m

《简介》认为义都语存在三个央性元音，但在词表中，这些央元音出现率都不高，是否把变体也列入了音系？而声调方面，尽管《简介》提出义都语有三个区别意义的声调，但全书词语均不标调，读者很难看出每个词的具体音高或声调情况。

语法方面，《简介》从词类划分着手，分别讨论了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五项词类的语法现象。例如名词，《简介》认为“数”不是义都语的语法特征。复数或多数使用独立的词前后附加方式表示，意思是 all, many。如 imu “人（单数）”，imu-alómbro “人们（多数）”。语法“性”的范畴是在必要时，给生命物词汇上添加后缀加以区别，如用后缀 aro, ari 表示雄性，用 kru 表示雌性。例如，matçu aro “公牛”，matçu kru “母牛”；iku ari “狗”，iku kru “母狗”。另外，雄性鸟有一特定后缀 ala，例如，eto ala “公鸡”，eto kru “母鸡”，grimbu ala “公鸭”，grimbu kru “母鸭”。

《简介》区分了义都语的 8 个格，是该书描述最详尽的部分，全部内容如下：

（一）主格（nominative）

1. 施事出现在句首，一般不加任何后缀。

khungge elopa-ma-ji-ji. khungge 住在 elopa.

kotre jo-ji. kotre 工作。（正在工作）

2. 带宾语的及物动词的主语有时候带后缀（词格） me，例